

〈幫妳，找回愛——致漸失智的母親〉

收音機裡的背景音樂，就這樣在房間裡悶響著，愈飄愈墮落，沒有任何適合傾聽的節奏；如同一場衰變的夢，細心照顧孩子們多年之後，本該在兒孫簇擁中開始享清福的妳，卻逐漸被病魔侵襲，慢慢忘掉生命海馬迴裡，八十多年來關於歡愉、憂傷的線條及折曲，讓凌亂心緒從臉龐皺紋迂迴出入，並且來回捆縛曾讓家和家人熱情飽滿的意象，然後捻熄眼神中有光澤的過往。

妳常在臥房裡瞻望遠方，遠方卻衰微地回應更簡略的妳——被思覺失調強迫碾磨記憶的妳，像喋喋失語的沙線與礫石，困惑且痛楚地擱淺在歲月岸邊，如同收音機訊號紊亂後，使得風景裡原本動人的弦音和長短句，就此碎裂，成為無法收藏或指認人生的音階。

姐姐重複在時間隙縫裡，想盡辦法用各式健康器具幫妳按摩，亟欲活絡身體與想像的應允，並希望從妳日常霧霾中，擦亮已斑鏽的現實感；但被憂鬱過於摺疊後的靈魂，卻沒有因此涉及幸福的回應，只是繼續棉軟地癱向輪椅盤踞的沉默，或者動作不協調地陷溺於日常飲食起居裡，眼神渙散地，攢積那些無法言說的腐爛語彙。

沒有太陽的寒冷冬季裡，多麼希望看到妳有熱力的微笑啊！我再次打開筆電裡，秀出那些四處翻尋舊家過後，才得以用掃描機仔細鑄進電腦的十數張照片，想幫忙辨識意象隘口裡，已無法命名的局部青春；妳伸出幾乎抖落稱謂的手，試著點觸黑白過往，在白內障逗點裡輕輕呢喃著：「老家，菜園，老家，田地……」，我以為妳就快記起從前了，沒想到妳隨即抿卻微微上揚嘴角，讓寂寞停頓在譫妄分泌的混淆裡——真正存留在妳旅程位置裡的，到底是韶光中混沌的鏡像，抑或全都已經成為被塗改過的影子？沒有表情的表情中，妳還有意識的自由嗎？雖然這樣猜想著，但我並不會就此放棄。

夕陽敲打窗戶映照的顏色與細節，五歲的孫女拿起氣球，蹲坐在沙發和輪椅之間，一下又一下觸擊妳雙膝退化的關節，好像要輕輕敲出從前，妳可以獨當一面，在土壤裡拿著鋤頭耕作，彎腰拔草、施肥的奔涌力道；妳望著孫女手握的彩色形狀，終於淺淺地笑了，彷彿就要開始親密地和我們交換，彼此闊別已久的旋律，但憂鬱卻隨即前悄悄來剪接沮喪情節，使得妳不知所措地拼貼多愁板塊，於是只好又方向相反的閉上眼睛，縮成我文章裡一個小小的註腳，恍恍惚惚地複寫沉默。

雖然未能釐清詞義的妳，彷彿就將要用「減」法忘掉全部的自己，但我們會盡全力握住妳名姓，如同握住所有「家」和「加」的字義與偏旁，一起追尋能夠填滿永恆的主題——再次打開妳心靈的窗，讓時間與愛，永遠都在……